●責任編輯：尉　瑋 ●版面設計：周伯通 2026年11月14日(星期六) 香港文匯報

為什麼要做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?



●李心潔出演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，圖片為排練中。 攝影：TR Concept and Visual Atelier



●李心潔在舞台上尋找薛寶釵的「心境」。 攝影：TR Concept and Visual Atelier

林奕華×李心潔

一個「懂事」的人到底有多孤獨?

相隔16年，金馬影后李心潔再度與香港劇場導演林奕華攜手合作，正在葵青劇院上演的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是二人繼2010年《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》後的再次劇場重逢。

早前，林奕華與李心潔現身廣州一場露天分享會，圍繞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展開漫談。從一閃而過的念頭，到逐步落地為和觀眾見面的舞台劇，回望整個緣起，林奕華坦言：「我會做薛寶釵，一定是因為我到了薛寶釵的位置，或許我已經身處薛寶釵的處境。」在他眼中，相較於黛玉、寶玉，薛寶釵在原著裏得到的筆墨並不算多，卻是《紅樓夢》裏那個過早成熟的人。 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圖：導演林奕華提供

一直以來，林奕華的舞台劇都帶着知識分子式的追問，借舞台帶領大眾叩問當代人的精神困境，而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的創作緣起，始於一個十分日常的瞬間。

某個燙衣服的時刻，林奕華忽然想起許久未見的老友李心潔。「如果再讓她演繹一個角色，我會選誰？」這個念頭毫無預兆地浮現在腦海，答案竟直接落在了薛寶釵身上。林奕華並不願意深究這個靈感從何而來，他更願意記住，這個構想誕生於熨燙衣物的日常一刻。

跳出跳入《紅樓夢》的薛寶釵

薛寶釵，究竟是如何扛住生活裏一樁樁的難？

歲月總是不停推着人往前走，林奕華也在歲月中慢慢讀懂：所謂長大，本質就是不斷迎面而來、需要去處理的難題。身為導演，日常擺在他面前的頭等大事，有時並非創作本身，而是持續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。在他看來，創作本身，就是不斷生出新的問題，逼着自己直面；倘若無力應對，便會像驟然被冰封，既無法繼續思考，也難以向前行動。

也正是在不斷應對難題的心境之下，他對薛寶釵生出強烈的好奇，本能地想去探尋：她是怎麼處理生活當中種種難處？年少讀四大名著時，很多人讀不出薛寶釵身上那份刻在骨子裏的「懂事」；再回看原著，薛家相關的篇幅本就少於寶玉、黛玉的故事，反而留出了充足的創作空間。作為創作者，林奕華難掩雀躍——鮮少有人從「心境」這個角度去詮釋薛寶釵。曾有人評價，薛寶釵是《紅樓夢》裏最孤獨的人，這句話深深戳中了他。大眾常常帶着刻板印象，判定她一味壓抑自我，卻很少有人去追問，她緣何要做出這樣的選擇。

和李心潔溝通角色的時候，林奕華還拋出了一種充滿奇幻感的設定：薛寶釵出場時，僅僅知曉自己姓薛名寶釵，並不清楚「我是誰」。她隱約聽過自己的名字出自一本書，於是四處尋找《紅樓夢》，可書店裏的人卻告訴她，世上根本沒有這本書。她只能依靠自己，去證實這本書的存在，活出屬於自己的故事。

「會不會覺得一頭霧水？」林奕華問李心潔。

我7歲就已經學會「懂事」

李心潔笑着回憶，剛接觸這個設定時，自己如同置身濃霧，一時找不到前行的方向——要演繹的是薛寶釵，又不完全是書本裏的薛寶釵，這個角色到底是誰？但她沒有急於向林奕華討要一個確定答案。

直到某一刻，她忽然看見屬於自己的「薛寶釵」。李心潔家中有三位弟弟，在鄉下長大的她，早早便習慣承擔，學着做一名懂事的姐姐，幫父母照料弟弟。「7歲的時候突然有一天，我就覺得自己長大了。」時至今日，她依舊記得彼時的心境：懂事不單單代表乖巧，而是自己已然能夠感知成年人之間流動的複雜情緒。

自那時起，李心潔習慣優先體諒他人。每當家人、朋友陷入煩惱，總會來找她傾訴，她會耐心給出建議、幫忙化解難題。世人總說寶釵懂事、世故，甚至評價她虛偽，是《紅樓夢》之中最「會演」的人。李心潔對此有不一樣的體會：放到當下語境，說一個人「很會演」大多是負面評價，但作為演員，最重要的，是忠於自己所詮釋的角色。

排練期間，她也曾忍不住向導演發問：此刻的我，究竟是誰？是五歲的自己、年屆五十的自己，是作為母親的自己，還是舞台上的薛寶釵？隨着排練持續推進，她自然而然打通了不同狀態之間的聯結，所有分身，最終收攏成同一個完整的角色。

我們學着做個愛心人士

聊到這裏，李心潔說出一段令全場安靜下來的感悟：「薛寶釵永遠不會主動定義自己是誰。我們往往也任由別人定義我們。很多時候，我們是由他人的評價，來確認自己的身份。」

也正因如此，當代人常常深陷他人眼光帶來的內耗，極度在意旁人如何看待自己，焦慮自己沒能好好表達。可無論多麼擅長表達，永遠會有人不認同你、對你抱有不一樣的看法。行至五十歲，偏愛走進自然安頓內心的李心潔坦然道出：外界的評價，和你本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，從來都沒有關係。

「當你們來討論這樣一個人物的時候，你們有沒有想過，薛寶釵內心的安定，該是什麼模樣？」這也是李心潔參演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最大的收穫——這部作品並不打算為薛寶釵翻案，不去評判她的好壞，而是給這位兩百七十年前便習慣「懂事」的女子，一個在當代舞台，訴說自我的機會。

談及愛，李心潔也分享了自己的理解，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夠學着做個愛心人士。這樣的愛大概分兩種，一種向外求索，期待從外界得到；而更為珍貴的，是向內生長、給予自身的愛。

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

日期：11月13日、14日 晚上7時45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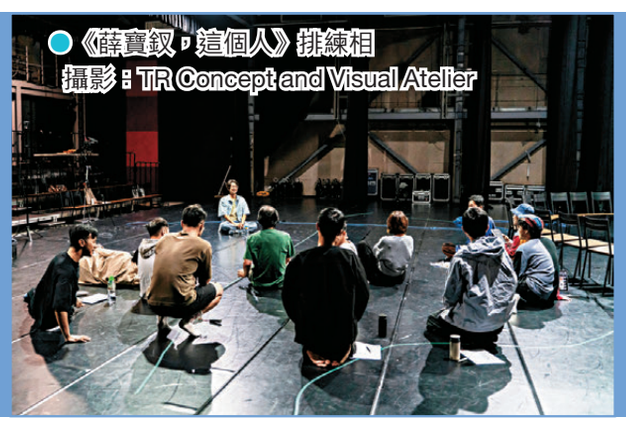
11月15日 下午2時45分

地點：香港葵青劇院演藝廳





●林奕華與李心潔早前於廣州展開對談。 記者胡若璋 攝



●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排練相 攝影：TR Concept and Visual Atelier



●林奕華和李心潔與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一眾創作者合影。 攝影：TR Concept and Visual Atelier



●茅威濤在深圳參加觀眾見面會。 主辦方供圖

闊別十載重返深圳舞台

茅威濤：在年輕城市看見越劇新生長

掃碼睇片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薇、胡永愛）「深圳我已經有10年沒來演出了。」早前，站在深圳龍崗國際藝術中心的舞台上，三度梅花獎得主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越劇代表性傳承人茅威濤，帶着原創越劇《蘇東坡》完成了與這座城市的久別重逢。作為2026深圳「一帶一路」國際音樂季的重磅參演劇目，這場演出恰逢越劇誕辰120周年，台上是穿越千年的文人風骨，台下是平均年齡32.5歲的年輕觀眾，江南越音、嶺南文脈、傳統藝術與這座青春城市，在劇場裏完成了一次溫暖的雙向奔赴。

對於茅威濤而言，珠三角從來不是陌生的巡演版圖。早年的演出路線裏，從香港收官後過境深圳、珠海、佛山，再赴廣州，是再常規不過的安排。「廣州幾乎每年都會來，最長時間也就隔個兩年。」但受疫情等因素影響，這趟深圳之約，整整遲了十餘年。此次帶着打磨多年的原創大戲《蘇東坡》歸來，台下觀眾的熱情依舊，茅威濤直言「依然能感受到深圳觀眾對越劇的熱愛，這就讓我很高興」。這份重逢的分量，還藏着一層特殊的在地聯結。嶺南是蘇東坡人生重要的落腳地，他在惠州留下了「日啖荔枝三百顆」的千古名句，也沉澱了他逆境中曠達自適的精神底色。「在嶺南一帶也是留有蘇東坡的足跡，來這個地方演蘇東坡，有一個獨特的意義。」茅威濤坦言，原本希望借演出之機赴惠州實地探訪，循着文人的足跡走一走，但目前尚未能成行。這份遺憾，也成了她與這座城市未來的約定。而更讓茅威濤感到驚喜的，是深圳觀眾的多元與包容。「深圳的觀眾很年輕，很多可能是看話劇的，看音樂劇的，看舞劇的，因為知道越劇有《蘇東坡》，看到自媒體的宣傳，衝着蘇東坡就來了。」在她看來，深圳的觀眾「特別會看戲」，他們不以固化的戲曲標準評判作品，而是從舞台表達、人物情感的維度進入故事。「我相信有觀眾是第一次走進越劇劇場，能通過《蘇東坡》的演出在深圳擁有更多的越劇觀眾，這是我特別期待的。」

戲是坐標 旅途是文化延伸

這次深圳之行，讓茅威濤格外觸動的，還有一群跨越山海而來的「追演人」。「這個戲出來之後已經演出32場了，有幾位觀眾跟着我們走了20多場。」茅威濤說，用觀眾的話說，就是跟着茅老師，「茅老師去哪裏演出，我們就到哪，正好去旅遊。」得知劇組下一站將赴桂林，這群觀眾已經做好了行程規劃：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正好借看戲的機會赴一場山水之約。這種「跟着演藝去旅遊」的模式，茅威濤自己深有共鳴。她笑稱，自己這一輩子幾乎沒有過純粹的、說走就走的旅行。她所有的出行都與演出綁定，每到一座城市，如果檔期允許，就提前幾天抵達或是延後幾日返程，藉着演出的間隙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。在她看來，看戲與旅行結合是一種極具生命力的文化消費方式：觀眾既收穫了舞台藝術的滋養，也完成了一場深度的文化旅行，二者互相成就，也讓戲曲的傳播跳出了劇場的圍牆，延伸向更廣闊的生活場景。

唱腔裏的守正創新

《蘇東坡》的唱腔，一直是觀眾討論的焦點。有人覺得它「不像傳統尹派」，也有觀眾將這種探索評價為「尹派茅腔」。在深圳場，同樣的問題又被觀眾提出。對此茅威濤坦言，為了貼合蘇東坡的文人風骨與精神力量，自己在行腔、共鳴方式上確實借鑒了京劇老生的唱法，「我沒有沿用傳統戲從頭唱到尾的模式，而是在核心情緒節點鋪陳唱段，大量嵌入蘇東坡的經典詩詞。但萬變不離其宗，尹派標誌性的起腔、落調始終是唱腔的根基，該唱的地方多唱，這種越劇的本體韻味從未缺位。」在茅威濤看來，流派從來不是固化的枷鎖，而是要服務於人物。「每一場戲，演員至少要演10場到20場，慢慢才算成熟起來。」如今《蘇東坡》演到二十餘場，她每場都在調整行腔細節，一點點把尹派的韻味往深裏扎。「早期的演出錄像我都不願留存，因為我總覺得還可以打磨得更好。」